

全译本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王陽明全集

第十六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歌

图书策划：天昊书苑

封面设计：



Tel: 13391801809 51661809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

王陽明全集

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ISBN 978-7-5402-0148-7



9 787540 201487

01 >



全套定价：558.00元

全译本

曾国藩终生研习的书·儒家三大圣人之一

王陽明全集

第十六卷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阳明全集/杨光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6

(中国古代思想家传记)

ISBN 978 - 7 - 5402 - 0148 - 7

I. 王…

II. 杨…

III. 王守仁 - 全集

IV. B2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739 号

责任编辑: 梁 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256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558.00 元

亡，按照有关的法律、制度规定，都应当将他们判处重刑。

现在暂且不追究他们的过错。允许他们杀盗匪、立战功，以便将功赎罪。除派遣有关的官员进行监督剿杀盗匪之外，为此还向指挥程万全发放令牌，要求他统率迁江一带的地方部队，向指挥黄禄、千户长黄瑞、百户长凌显等人发放令牌，要求他们调集自己所统领的队伍前往北三、思庐等地，搜捕逃窜的盗匪，还要告示那些民风较好，百姓接受教化的村庄，要求村民务必将逃来的，躲藏在这一带的盗匪，尽可能地将他们消灭。

以解除军民对盗匪的愤恨，一定将村民的功绩向上汇报，按照惯例对村民进行赏赐。如果和盗匪一起狼狈为奸，收留盗匪，并将盗匪隐蔽起来，如果调查出了谁曾这样干过，那么很难逃脱国家的法令制度对他的严究惩处。如果那些盗匪中真的有诚心诚意悔过自新、愿意投靠官府，接受官府的招安，立功报效朝廷的，也可以免除这人的死罪，将这样的人带到军中来，听候对他使用安排。

各位官员，务必尽忠竭力，上报国恩，下除民患。担负起我交给你们的重任，为自己建功立业，还要命令那些过去曾经与盗匪有过往来的人，要求他们带路前往追捕盗匪，要求他们痛改前非，告诉他们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功赎罪，如果真的能够舍身忘死，奋不顾身，多捉一些罪大恶极的盗匪，不仅要免除他以往的罪过，而且要给予他一定的奖赏。如果在这时还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希望当局苟且蒙混过去，一定要将这些人斩首示众，这决不是吓唬人的话。

我在几天之后，也要亲自到追剿的地方，亲自进行赏赐，进行治罪。请大家抓住机会建功立业，不要到时后悔。

牌行委官林应骢督谕土目 (五月)

【原文】

看得田州思恩领兵头目卢苏王受等所领目兵，皆系骁勇惯

战之人，今又各为身家子孙之计，自愿出力报效，立功赎罪；既已攻破贼巢，分屯其地，则其搜捕溃散之贼，当如探囊取物，数日可尽；今已半月有余，尚未见有成功，气势日见委靡，此必军中收有贼巢妇女等项，贪恋女色财物，不肯割舍脱离，奋勇杀贼，苟且偷安，遂致兵气日衰，军威不振；若诸贼闻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袭不备，我军必致挠败；如此则是各目此举，本欲立功，而反败事；本欲赎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报朝廷之德，抑且有损军门之威矣；正名定罪，后悔何及。

为此牌仰原任户部郎中今降徐闻县县丞林应骢贵执令旗令牌，会同总兵监军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宽，身督领兵头目卢苏等，阅视各营；但有收得贼巢妇女财物者，通行搜出，俱各开纪名数。别立老营一所，选委老成头目，另拨谨实小心兵夫，昼夜管守；将各贪恋女色财物不肯奋勇杀贼头目兵夫，姑且免其罚治，责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斩，旬日之内，功成班师，仍将前项妇女财物，照名给还，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贪恋女赃，违犯军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即遵照军门号令，当时斩首示众，断毋姑息容忍，致败三军大事。

盖前日之招抚，专以慈爱惻怛为念者，乃是本院怜悯两府之民无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爱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于今日用兵，却须号令严明，有功必赏，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两府之民，使之立功赎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帅师行军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胜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员，务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后，再无成功，本院亲临分地，定先将监军督军等官，明正军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奋勇杀贼头目，通行斩首，决不虚言。

【译文】

田州、思恩的军队首领卢苏、王受等人所统帅的官兵，都是十分勇敢、能征善战的人，现在他们又为自己的子孙着想，自愿效力，以报效国家，以便立功赎罪，现在已经攻破了盗匪

的老巢，在盗匪老巢一带分兵驻扎，那么这些驻扎在这一带的队伍搜捕溃退逃窜的盗匪，就应当象取口袋中装的东西一样。几天之内就可将盗匪彻底的消灭干净，现在攻破盗匪的巢穴已经有半个多月了，还没有见到有多少成效。

军队的士气日益衰退，官兵们的精神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萎靡不振。这一定是队伍中收纳了盗匪老穴中的妇女、姑娘、以及财富等，官兵们贪图女色，攫取财富，以至于对女色、财富达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那里还谈得上奋勇追杀盗匪呢？因此只求苟且偷安，这样官兵的面貌就一天不如一天，军队的威信一蹶不振，军威大减，如果各地的盗匪了解到军队中存在这些情况，乘我们的队伍现在松懈的时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偷袭我们，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队伍一定会遭到失败。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初各位官兵的愿望是想建立功业，可是结果却使剿杀盗匪一事弄糟了；原来本想立功赎罪，可是结果却加重了自己的罪行。这样不但不能报答皇上对你们的大恩大德，而且还损坏了军门帅府的威信尊严，根据犯错的名目定你们的罪过，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样，我向原来的户部郎中现在贬职为徐闻县的县丞的林应骢发放令牌，要求他拿着令旗令牌，会同总兵监军等官员，以及田州府的知州林宽，身为剿杀盗匪的领兵将领卢苏等人，到各营寨中进行视察。一旦发现有从盗匪巢穴中抢掠到的女人、财富等，要将这些人、物全部收集起来，按类别进行登记。

另外设立一营，委派老成持重的人为他们的头目，另外再调集做事谨慎，心地诚实的士兵，昼夜看守这些女人营。对于那些贪恋女色，不愿意奋力攻杀盗匪的官兵暂且免除对他们的处罚，要求他们立即出动，搜查盗匪，如果真的能够活捉许多盗匪或斩杀许多盗匪，十天以内将剩余的盗匪彻底剿灭，等到胜利回师的时候，仍然把先前获得的女子、财富按来登记的多少赠送给本人，也不追究以往的罪过。

如果有贪图女色，违犯军令，依旧不肯效力杀贼的，要求

按照我制订的有关条例办理，立即斩首示众，决不能对这种情况姑息纵容，否则将使整个军队的事业败坏，先前的招抚，专门是慈爱惻怛同情的想法。怜悯两府的百姓无罪而就死地去作的，这就象是做父母的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心肠是那样仁慈，担心有一个百姓不能脱出死地而活过来。

至于谈到这次出兵剿杀盗匪，都应该严明军纪，有战功的一定给予赏赐，有罪过的，一定要予以惩罚，这是我想安抚两府的百姓，使他们有立功赎罪的机会，以确保自身以及家人安定，从而消除地方上的祸患。这是统率军队的统帅行军作战时的基本道理。

不这样，就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很难达到作战的目的。我已委派发送令旗，令牌的官员，要求他们火速行动，进行作战监督，不要姑息纵容。如果在十天之后，还没将盗匪彻底清除，那时，我将要亲自前来这些地方，一定要先把监军、督军等官员，按军法法办，对于相互推诿，逃避责任，不愿意奋勇杀敌的头目，都要全部斩首，决不是虚言来吓唬大家。

牌委指挥赵璇留剿余贼

(六月)

【原文】

牌仰：指挥赵璇前去督哨副总兵张祐处，查审各寨稔恶徭贼，曾否剿绝？各兵见住何处？闻已出屯三里，仰就各营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营将息调理；其精壮骁勇目兵，仍仰本官务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剿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测之武；须候各山果无潜遁之奸，各巢已无复归之贼，俟军门牌至，方许回兵。仍谕土目卢苏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气，如此暑雨连绵，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劳苦，本院非不惓惓忧念；但一则欲为尔等立功，一则欲为地方除害，心虽不忍久劳尔等，而势有所不能已也。

尔等其务体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

得欲速一时，致貽后悔；事完之日，通至宾州，本院亲行犒赏，就领牌扎，仰各知悉。

【译文】

我发布令牌，要求指挥赵璇前往督哨副总兵张祐处，调查清楚各地的盗匪是否真的被彻底清除干净了？各支队伍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听说已经退驻到三里了，要求各部队的官兵，凡患有疾病、年老、体弱的，都应当在军营内进行休息，保养、治疗。

各部队中精壮勇敢的官兵，我要求赵璇等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统率这些官兵深入崇山峻岭中巡察一次，剿杀一番，出其不意，以收奇功，用来表明不定期的没有规则的武力征讨，需要等到各处山中确实没有隐藏的或逃往山中的奸诈狡猾之徒，各处盗匪的据点已经不再有逃回的盗匪，等到我发布的令牌送达之后，才准许撤兵，还要求告诉当地军队首领卢苏、王受等人，天气这样闷热，暑气不断，雨水不断，各部队还在山林中执行任务，不是我不体贴这些官兵，其原因是：一为了给这些官兵提供立功的机会，一是为地方清除祸患。

我心里虽然不想使那些官兵过分地劳苦，可是眼前的形势不允许呀。你们务必要体谅我的心情，再忍受十来天的痛苦，以便建立长久的功业，不要想一时痛快，以致给以后带来祸患，后悔莫及，等到征剿地方上的盗匪这样的大事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请将部队全部调驻到宾州，我将到这里亲自犒劳部队，亲自为有功人员授奖，大家分别领取令牌，要求都应当知道上述情况。

牌行副总兵张祐搜剿余巢

（七月）

【原文】

访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绿茅等村，皆系阳招阴叛，与八寨

诸贼，里应外合，积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恶，尤有甚于八寨诸贼；若不剿灭，终遗祸根。为此今差指挥赵璇贵牌前去督哨副总兵张祐处计议。

仰即密召领兵头目卢苏王受等，令各挑选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为名，当日乘夜速发，分道夹剿后开各贼村分，务要歼除党与，荡平巢穴；若是各贼奔窜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来六畜，分兵探贼向往追捕；本院先曾发有武缘乡兵，分搜大名诸山，遥计此时各贼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剿，正合事机。仰谕各目务要潜机速发，不得迟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劳无功。发兵进剿之后，一面差人飞报。

计开：绿茅、通亲、绿小、批头、罗煖……其余各巢，不能尽开；须要量其罪恶大小，可剿则剿，可抚则抚。相机而应。

【译文】

我调查到上林一带，譬如说绿茅等村庄，都是在表面上接受官府的招安而实际上反叛官府，与八寨等地的盗匪一道，里应外合，长年危害地方，就拿他们的罪恶来说，比八寨等地的盗匪罪恶更大。

如果不将这些阳奉阴违的人清除掉，终究还是会给地方留下祸根。这样，我现在派遣指挥赵璇拿着令牌前往督哨副总兵张祐处，与他一道商议处理这些人的办法，要求他们立即召见当地队伍的首领卢苏、王受等人。

要求他们分别挑选一千名或一千伍百名的精锐力量，以搜巡八寨为借口进行掩护，当晚乘着夜色迅速出动，分道夹击，一同剿杀各处村庄中阳奉阴违的人，务必要歼灭剪除那些盗匪的党羽，将据点盗匪彻底清除干净。如果由于用兵追剿，使得各处的盗匪逃窜到大名的崇山峻岭中，那么各路剿杀盗匪的部队就可以驻扎在原来盗匪的据点，运用这里的各种物质条件，派遣队伍去探悉盗匪逃跑的地方或逃跑的方向，然后再将这些

盗匪追捕归案。

我曾经先派遣了武缘的乡兵，分派他们搜查大名等山区，我在远处估量当前盗匪正返回到山下各村庄躲藏起来，现在到这些村庄去追剿这些逃窜的盗匪，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请告诫各主要负责的统兵人员，要求他们一是要将自己的行军目的隐藏起来，迅速进兵，不得延误不得拖至第二天，否则，一定会走漏消息，徒劳无功，等发兵进剿盗匪之后，同时要派人立即向我汇报。

统计情况：绿茅、通亲、绿小、批头、罗煖应当派兵进剿，……其他的据点不能一一列出，应当根据这些地方作恶的多少、大小来决定，可以发兵追剿的，则发兵追剿，可以安抚的则进行安抚，视具体情况而定。

犒劳从征土目（八月）

【原文】

照得思田二府头目卢苏王受等，率领下部兵夫，自备衣粮，征剿八寨瑶贼，渠魁殄灭，群党削平，即今地方宁靖，旋师奏凯，实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奋能效劳。但进兵以来，妨废一年耕种，况今青黄不接之时，部下兵夫家属，未免缺乏相应，量为赈给，以慰人心。为此牌仰同知桂鏊，即便会同南宁府掌印官，将该府军饷粮米鱼盐内照依开数支給各头目收领；但念思恩南宁道里相去隔远，粮米搬运不便，合就于武缘县见贮军饷米内。支给与各领用，以见本院体恤之心；仍开给散过数目，缴报查考，毋得违错！

【译文】

思、田二府的军队首领卢苏、王受等人，率领自己的部下，自备衣食钱粮，征讨八寨一带的盗匪，八寨盗匪的首领已经被斩首，盗匪都已经肃清了，地方从此也变得安临了，很快部队胜利归来，这实在是各位官兵顶着烈日酷暑，奋勇拼杀的

结果。

但是自从派兵征讨以来，费时很久，妨碍了一年的耕种，况且现在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部属及其他的亲属，不免有缺粮的，应当尽量帮助给予救济，以便安慰大家。这样，我便向同知桂鋈发放令牌，要求他立即和南宁府的主要负责官员，将从南宁府储藏的军用粮饷、鱼盐中支出开列出来的数目交付给部队的有关首领。

但是转念又想思恩、南宁道相距很远，运送粮食很不便利，就想在武缘县官府中储存的军用粮饷中支拨出来抵用，以表明我的仁慈心肠，仍然要把支领出去的钱粮数量一一登记，缴交上级，以便核对查实，不得违反。

绥柔流贼（五月）

【原文】

据左江道参议等官汪必东等呈称：

“古陶、白竹、石马等贼，近虽诛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诸处者，诚恐日后为患，乞调归顺土官岑璘兵一千名，万承龙英共五百名，或韦贵兵一千名，住扎平南桂平冲要地方。”及该府知府程云鹏等，亦中：

‘量留湖兵及调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观论议，似亦区画经久之图；徐考成功，终亦支吾目前之计。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今各徭征剿之后，有司即宜诚心抚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调狼卒，凭籍兵力，以威劫把持，谓为可久之计，则亦未矣。

殊不知远来客兵，怨愤不肯为用，一也。供馈之需，稍不满意，求索訾詈，将无抵极，二也。就居民间，骚扰浊乱，易生仇隙，三也。困顿日久，资财耗竭，适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卫民，而反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贼，而反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岂不虞各贼乘间突出故欲振扬兵威以苟幸目前之无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岁湖兵之调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复欲留

之其可行乎？夫刑赏之用当，而后善有所劝，恶有所惩；劝惩之道明，而后政得其安；今稔恶各徭，举兵征剿，刑既加于有罪矣；然破败奔窜之余，即欲招抚，彼亦未必能信；必须先称从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抚恤，使为善者益知所劝，而不肯与之相连相比，则党恶自孤，而其势自定，使良善各巢，传道引喻，使各贼咸有回心向化之机，然后吾之招抚可得而行；而凡绥怀御制之道，可以次而举矣。

夫柔远人而抚戎狄，谓之柔与抚者，岂专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能通天下之志；凡举大事，必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及其时而兴之；是以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此天下之民，所以阴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

今皆反之，岂所见若是其相远乎？亦由无忠诚惻怛之心，以爱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为久远之图；凡所施为不本于精神心术，而惟事补凑掇拾，支吾粉饰于其外，以苟幸吾身之无事，此盖今时之通弊也。

合就通行计处，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云鹏，公同指挥周胤宗，及各县知县等官，亲至已破贼巢各邻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抚恤，给以告示，犒以鱼盐，待以诚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诛剿各贼者，为其稔恶不悛；若尔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尝轻动尔等一草一木，尔等各宜益坚向善之心，毋为彼所扇惑摇动，从而为之推选，众所信服，立为首长，以连属之；忧其礼待，厚其犒赏，以渐绥来调习，使之日益亲附；又喻以稔恶各贼，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于再再征不已，至于三，至于四五，至于六七，必使灭绝而复已。

此后官府若行剿除，尔等但要安心乐业，无有惊疑；若各贼果能改恶迁善，实心向化，今日来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开其自新之路，决不追既往之恶；尔等即可以此意传告开喻之，我官府亦未尝有必欲杀彼之心；若彼贼果有相引来投者，亦就实心抚安招来之，量给盐米，为之经纪生业，亦就为之选立酋长，使有统率，毋令涣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开立里

甲，以息日后之争；禁约良民，毋使乘机报复，以激其变；如农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专心一事，勤诚无惰，必有秋获。

夫善者益知所劝，则助恶者日衰；恶者益知所惩，则向善者益众，此抚柔之道而非专有待于兵甲者也。至于本院近行十家牌谕，诚亦弭盗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虚文抵塞，莫肯实心推求举行；虽已造册缴报，而尚不知其间所属何意？所处地方，该道仍要用心督责整理；诚使此法一行，则不待调发，而处处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养，而人人皆兵；无馈运之劳，而粮餉足；无关隘之设，而守御固；习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弥广，而功弥大；其前项区处摘调之兵，有虚名而无实用，可张皇于暂时，而不可施行于永久者，劳逸烦简，相去远矣。

惟有该府议欲散撤雇倩机快等项，调取武靖州士兵，使之就近防守一节，区画颇当；然以三千之众，而当在一处屯顿坐食，亦未得宜。必须分作六班，每五百名为一班，每两个月日而更一次。

若有雕剿等项，然后通行起调；然必须于城市别立营房，毋使与民杂处，然后可免于骚扰嫌隙。盖以十家牌门之兵，而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调之兵，而备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经权交济相须之意；合就准行，仰该道仍将行粮等项，再议停当，备行该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

自今以后免其秋调，各处哨守等役，专在浔州地方，听凭守备参将调用，凡遇紧急调取，即要星夜驰赴信地，不得迟违时刻。守巡各官，仍要时加戒谕抚辑，毋令日久玩驰，又成虚应故事。本院疏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亲细务；独其忧患地方，欲为为建立久安长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觉其言之叨叨。

各官务体此意，毋厌其多言，而必务为细绎；毋谓其迂远，而必再与精思；务竭其忠诚，务行其切实；同心协德，共济时艰；通行总镇总兵镇巡等衙门知会。仍行三司各遵守巡守

备等官，事有相类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发去鱼盐，或有不
足，再行计处定夺？

【译文】

据左江道参议汪必东等官员呈送来的报告说：

“古陶、白竹、石马等地的盗匪，最近虽然对这一带进行过剿杀，但是还有不少逃到府江等地。我们实在担心这些出逃的盗匪成为以后的祸患，要求调集归顺的地方头目岑瓛的队伍一千人，万承、龙英的队伍共计五百名，或者派韦贵的队伍一千名，驻扎在平南、桂平等重要的地方。”

该府的知府程云鹏等官员呈来的报告中也说到了：

“适当保存一部分湖广部队并调集武靖州的地方部队进行防守。”等情况，当初听到有关这些议论，也觉得好象是为地方的长治久安着想，如果仔细地考虑事情的最终成败，那么就可以得出我目前采取措施的意图了。

大凡用兵的方法，谋划是最为重要的，处理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办法，攻心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各地在对地方的盗匪进行征讨之后，各级官员就应当实实在在地对地方进行安抚，以便使当地百姓的心情能够安定；如果没有使当地百姓内心臣服，而只是想多保存一些湖广的部队，让他们长久地驻留在这里，并且大量地集结地方部队，希望凭借军队的力量来威慑地方，并且认为这是使地方长治久安的策略，这不完全正确。

殊不知，这道调集来的士兵，牢骚满腹，内心十分的不满，不愿意听从指挥在异地效命。这情况大家应当是清楚的，这是头一条。军队的供给，士兵们稍有不满意，那么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这种要求没有止境，这是第二点。队伍驻扎在百姓中，经常骚扰老百姓，这样容易在军民之间制造仇恨。从而使军民不和，这是第三点。士兵在驻扎地长年日久地驻扎下去，暮气日生，等到军队中的资财消耗完毕时，那么驻扎的士兵中就很可能自生弊端，这是第四点。想借助部队的力量、威信来保卫百姓，但是反而因此而给百姓带来苦难；想借

助军队的力量来防止盗匪，可是结果却因而给百姓带来一个盗寇。

有关官员的意图，难道不是考虑各地的盗匪乘机逃离盗匪据点，所以想发挥军队的威力，以求目前地方平安无事，而没有看到这种策略带来的祸害。前年调集湖广的军队，那本身就违背了事情的本性，现在还想让湖广的部队留下来，这样难道行得通吗？惩罚、奖赏用得恰如其逢，那么就可以勉励那些有善性的人和事，就可以惩罚那些有恶性的人和事。

惩罚、奖赏的要求清楚了，那么然后各地的治理才能安定。现在各地的盗匪惯犯，已经派兵对他们进行了征剿，惩罚已经给予了有罪的人。然而等到各地的盗匪据点被攻破，一些盗匪乘机向外逃窜，即使现在想招抚他们，他们也不一定相信政府是诚心诚意招抚他们的。必须首先从原来盗匪据点附近的社会风尚较好的乡村进行安抚，使那些从善的人更了解政府对他们的勉励，因而再也不愿意和原来的盗匪来往，那么盗匪的头目以及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就孤立了。那么他们的势力也就孤单了。

使那些从善行的各据点民众相互传颂政府安抚他们的政策、恩德，使流窜到各地的盗匪都有回心转意、接受政府招抚的念头，那么我的安抚那些流窜盗匪的办法可以推行了。大凡安抚、统制的办法可以依据一定的步骤去实行，使远方的人归附，安抚少数民族，必须柔和安抚，那能只靠军队的数量多、兵威盛大就能达到呢？先前的人能够将天、地、万物放在一起综合考察，所以他们能够对天下万物了如指掌，所以凡是要办大事，一定依据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去办理，根据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情势，因势利导，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去办理有关事情。

这就是做起来容易简单，而完成也不见得复杂、艰难。所以普天下的百姓，都受到它的好处，而不能明白那些功绩都是那里来的。现在却恰恰相反，难道是表现出来的跟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吗？这其实是由于缺乏诚恳、细致的心。不能够

用它们去爱惜自己治理下的百姓，不愿意去体察地方的疾苦，考虑地方的利弊得失，为自己治理的地方做长久打算，凡是推行的各种措施，不是出自自己对地方深刻的了解、认识、思考，只是图事情表面上能够应付得过去，粉饰表面，只求自己在治理这一地方时暂且平安无事，这大概是当前较为流行的时弊。

我应当全面考虑，从长远着想，给左江道发布令文，要求知府程云鹏立即会同指挥周胤宗，以及各县的知县等官员，亲自到已经被攻破的各盗匪据点及附近村寨，依次进行安抚。给百姓发出告示，赏给他们鱼盐，以真诚和讲求信用来对待他们，在百姓中广播恩德，告诉百姓，朝廷派兵征剿各处盗匪据点，目的是要惩处那些作奸犯科、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人，对于那些民风淳朴，百姓遵纪守法的村寨，官府那里忍心去伤害百姓呢？即使一草一木也不愿轻举妄动了，这些地方的百姓都应该更加坚信官府，从事善行，不要由于一些盗匪煽动就受迷惑，以致于动摇了自己的信仰而去干坏事，并在这些百姓中由百姓自己推举出为他们自己所信赖的人作为首领，以便将这些百姓组织起来，用较高的礼信去对待他们，对他们进行重赏，以渐渐使他们安定，使他们渐渐改变过去的坏习惯，使他们越来越亲近朝廷，并最终使他们归附朝廷，并告诫各地为盗匪惯犯，罪大恶极者，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就派兵对他们进行剿杀，如果一次没有将这些盗匪清除干净，那么就再次征讨；如果第二次征讨还没有将这些盗匪清除干净，那么就第三次再征讨，第三次解决不了问题，就来第四次，第四次还解决不了问题，就来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一定要征讨到将盗匪彻底清除了之后才罢休。

以后如果官府要动兵征剿盗匪，那些百姓一定要安居乐业，不要担心害怕，如果那个盗匪能够真正的改恶从善，诚心诚意地要求归附官府，现在来投靠官府，当即就把他做为善良的百姓看待，为他改过自新提供出路，决不追究以往的过错。你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意图去告诫他们，去开导他们，官府也不